

## 冬末藝遊維也納——之一：維也納國立歌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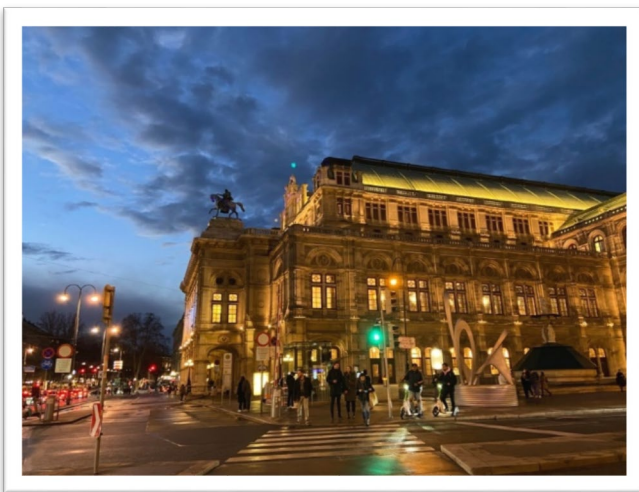
王乃立

2022 年 2 月，一向喜歡獨自旅行的我，再度踏上新的旅程，來排解雙聯時的苦悶。音樂之都維也納是我的藝文旅遊城市前五名，藝術史博物館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美泉宮 (Schloss Schönbrunn)、美景宮 (Schloss Belvedere)、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Albertina Museum)、維也納國立歌劇院 (Wiener Staatsoper)、金色大廳 (Musikverein Wien) 等經典的古典藝術景點，無一不在我的清單上。於是我安排了五天的行程，住在靠近市中心、納許市場 Naschmarkt 旁的青年旅館 (Wombat's City Hostel Vienna)，計劃在這趟旅程中，好好完成大逛藝文場景的心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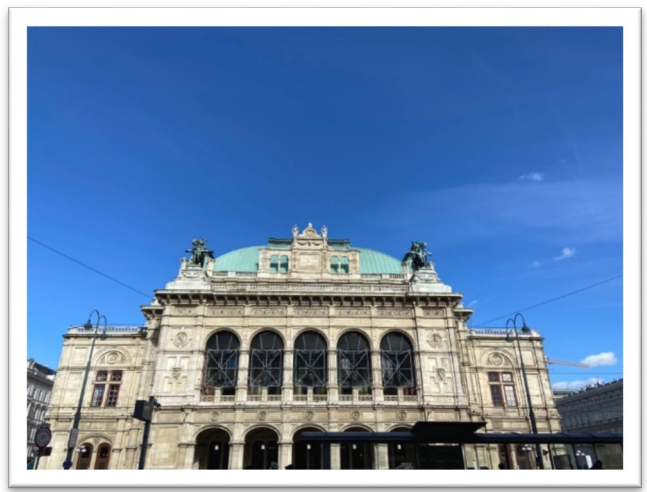
第一天抵達維也納的我，從青旅走到市中心的途中就看見這座低調的歌劇院。歌劇院

外觀方正低矮，文藝復興風格為主的拱門少了過於浮誇瑣碎的大小雕刻。座落於車水馬龍之間，隱身於都市人流中，若未停下腳步仔細看這座建築，還真的容易將其當作一般的歐洲藝文場館 (圖一)。歌劇院正面可見五座矗立於拱門上的青銅雕像，從左至右分別代表了戲劇裡的英雄主義、悲劇、奇幻、喜劇與愛情。屋頂則站著兩尊帶翅膀的馬匹，兩匹馬分別載著「和諧」與「詩歌繆思」的象徵 (圖二)。

原本只想於白天買導覽行程入內欣賞，就像平常參觀歐洲的重要景點一樣，但看了幾篇部落格介紹後，才想到原來可以購買便宜的表演票，直接入內觀賞演出，並於演出前提早進場參觀！在感受到整座城市濃厚的古典藝術氣息後，我便決定打破以往獨自旅遊的



圖一：維也納國立歌劇院晚間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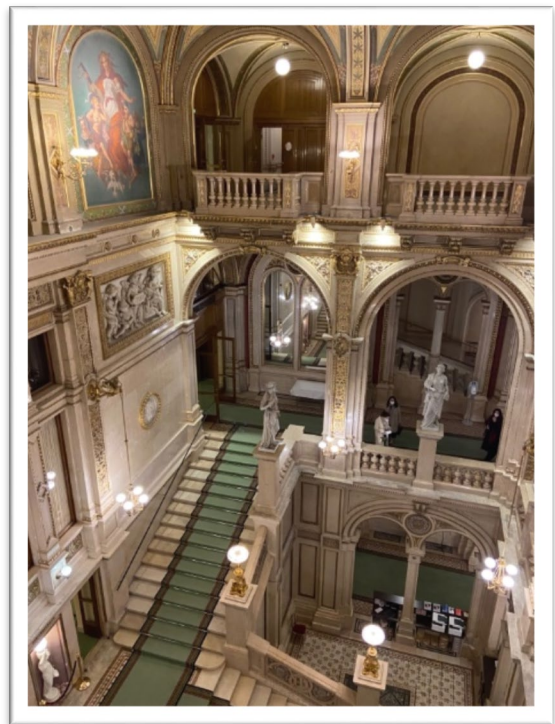
圖二：維也納國立歌劇院正面。

「天黑不出門」規矩，興奮地躺在青旅的床上，滑著手機找尋歌劇院的晚間演出票！以前總覺得這些演出離我有段距離，總必須事先看好時間、檔次、粗估預算，並在開演前幾週訂好票才能欣賞一場好的演出。實在難以想像此刻躺著看票的我，不是在逛網拍，而是在看明晚維也納國立歌劇院內的場次。雖不是初次在歐洲旅遊探險，但這樣的「夜生活」體驗仍讓我感到興奮無比。

晚上七點半開演，我早已迫不及待於開演四十分鐘前抵達歌劇院門口等待進場。觀眾陸續出現，也許因為國界還未全開，我似乎是此刻少數的亞洲人，且是一身背包觀光客的打扮：穿了好幾天的毛衣配牛仔褲，踩著一雙中高筒軍靴，十分輕便休閒。我默默地觀察著身邊的人，觀眾年齡層整體較高，一部分白髮蒼蒼的老先生老太太看似已將看戲當作日常，身穿深色大衣，戴著手套與圍巾，耐心地與前行的朋友們在門口聊天等待。也見到一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盛裝打扮又不畏風寒，大衣底下搭著背心洋裝、絲襪、高跟鞋與信封包。總覺得我像是一個誤闖電影拍攝現場的路人，但又能以一種衝突的形式融入。

晚上七點一到，歌劇院的大門開啟，排隊的觀眾們魚貫地進入室內，我也在電子票券驗票完畢後，將手機切換成相機模式記錄下眼前這一切的金碧輝煌。歌劇院曾於 1945 年被轟炸，幸好整個正門、主廳與中央樓梯未受波及。室內裝潢處處鑲著金邊，挑高的正廳堂

讓人被每一尊雕像、每一幅壁畫、每一處裝飾簇擁著。歌劇院正中間的樓梯則是鋪著抹茶綠的長毯，與表演廳內部的紅形成對比。沿著樓梯來到二樓，即可看見正對的左右兩邊牆上各鑲嵌一個圓型肖像浮雕，這兩個頭像即是歌劇院的建築設計師 August Sicard von Sicardsburg 與 Eduard van der Nüll 側臉。肖像浮雕再上一層，則是橫式長方形小天使群像浮雕，位於中間的小天使分別拿著「芭蕾舞」與「歌劇」字樣的牌子。抬頭 45 度視線之處，則是來到裝飾第三層的三件蒂芬妮綠底的繪畫，分別代表了芭蕾舞、喜劇和悲劇。順著繪畫往上延伸的天花板圖樣也別出心裁。此壁畫，出自由維也納畫家 Franz Dobyaschofsky 所繪製的《The Recognition》，圖中為一名身穿白衣黃長裙的輕盈姿態女子，左手拿著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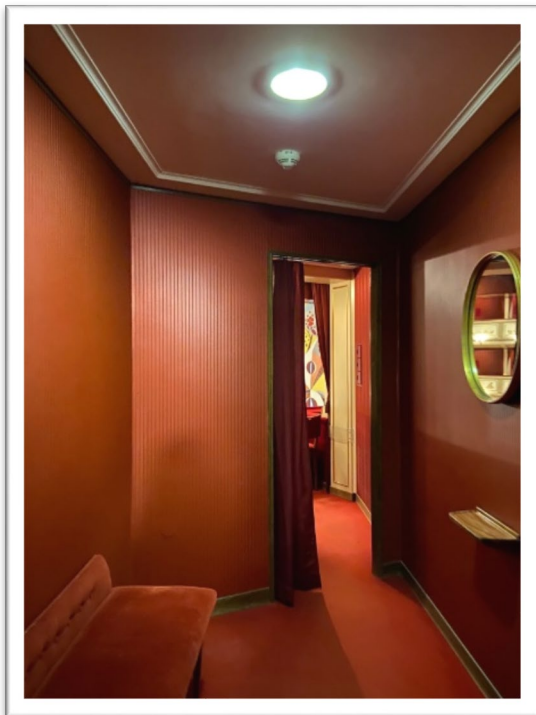


圖三：維也納國立歌劇院內部。

號與樂譜，右手則拎著月桂花環，身旁還跟著一位身上掛著水藍色長條巾的孩童。

沿著左右兩邊的長梯往上走，來到建築的三樓。在此，挑高的格局挖出了多道圓拱，每道圓拱前站個象徵藝術領域的雕像，這些由雕刻家 Josef Gasser 所設計的等高大小乳白色雕像分別代表了：建築、雕塑、詩歌、舞蹈、音樂、戲劇與繪畫。樓梯間、雕像旁，能見到幾位精心裝扮的女生忙著擺 Pose 拍照，而我則是忙著湊近觀察那些裝飾與圖像，看每一處被畫筆、被刻刀勾勒出的作品。還未正式進到演出的廳堂，整座歌劇院內的裝飾已讓我嘆為觀止，無一處細膩的角落不代表著藝術(圖三)。

前一個晚上，我用 24 歐的優惠價格買到了視野不錯的包廂票券。歌劇院內的座位劃



圖四：包廂座位。

分仔細，包含左右側、樓層名稱、包廂、排數、座位號碼等等，看著這張票券，腦中的基礎德文單字又這樣一點一滴慢慢檢回。首次坐在歐洲歌劇院中的包廂，我顯得格外興奮。每個小包廂就像是個小房間，房門打開後，先是有個小玄關，牆面上設有一面圓鏡子、小板凳與掛鉤，讓觀眾能在此掛大衣、整理服裝儀容、休息等候。往前三步，才是來到座位區，這些座位並不像一般演講廳的座椅，低矮柔軟又有扶手及舒適的椅背，而是一張張體積較小又墊高的短椅背椅子。整個包廂以酒紅色絨布包覆，一些小細節則用金色線條裝飾著，帶給觀眾一種典雅品味感受(圖四)。我的座位在第二排，雖不是窗台搖滾區，但視野佳，往一樓的座位以及對面的包廂看去，畫面像是一大塊分格整齊又可口的巧克力。提早入場的我有好幾分鐘獨享這個空間，此時心中的激動還沒退去，沒想到在這天，我也進入了歌劇院小包廂的窗格裡！

從包廂看向舞台，主舞台上的鮮豔色彩吸引了我的目光。原來，歌劇院內除了古典裝潢外，也挪出了一個顯眼的空間與現代藝術呼應。主舞台的布幕安全幕，除了是功能性的簾幕外，還是當代藝術的展覽空間。自 1998 年以來開始實施這項「museum in progress」計畫，每一年都會與一位當代藝術家合作，將其作品轉印至 176 平方公尺大的平面安全幕上。2021/2022 年由巴西藝術家 Beatriz Milhazes 為代表，藝術家的作品以豐



富色彩與分明層次著名，拼貼畫的形式多以植物、花卉、狂歡節服飾、海景、巴洛克殖民時期之建築為圖像題材，這些圖像靈感則是來自家鄉巴西里約。Beatriz Milhazes 此次以作品《粉紅陽光》(Pink Sunshine)以鮮豔的幾何色塊圖樣陪伴觀眾。(圖五)

今日觀賞的芭蕾舞劇為《吉賽爾》(Giselle)，一齣 19 世紀浪漫主義芭蕾舞代表作。第一幕也是整場演出上半場為男女主角吉賽兒與阿爾伯特特邂逅的過程。故事發生在德國萊茵河畔的純樸小村莊，女主角吉賽兒是位愛跳舞的年輕女子，某日與喬裝成農夫的貴族阿爾伯特在樹林中相遇。兩人一見鍾情，為了能與吉賽爾再度相見，阿爾伯特隱瞞了自己已有婚約的事實，愛上阿爾伯特的吉賽爾也拒絕了原本追求她的獵人。忌妒在

心的獵人決定去探聽這位假農夫的底細，在發現了阿爾伯特的祕密後，獵人便向眾人揭露此真相。吉賽爾得知自己被欺騙後，心碎至極，病情惡化，也在第一幕的最後狂舞死去。歡愉歌舞與慶祝豐收的場景為此幕重頭戲，不論是舞者服裝或飾舞台道具都十分繽紛鮮豔。女主角吉賽爾更是以高超舞技驚豔全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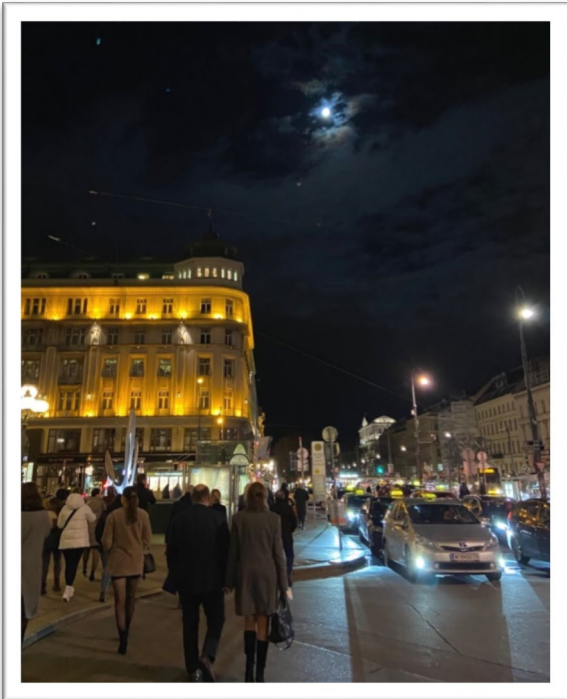
第二幕則將情境轉為較憂鬱、黑暗的樹林中，布景轉為黑與深藍色調，呈現「人與鬼魂」的對手戲。吉賽爾死去後已成為「薇麗」(Willis)。傳說在森林裡有一群名為「薇麗」的舞蹈妖精，首領「蜜兒塔」時常帶著妖精們來到森林誘惑年輕男子，邀請男士們一同跳舞，當這些男士們狂舞到無法停止時，便會死去。阿爾伯特(Albrecht)到墓地弔念死去的吉賽爾時，便被蜜兒塔盯上，蜜兒塔並派已成為妖精



圖五：Beatriz Milhazes 《粉紅陽光》與一樓觀眾席。

的吉賽爾前去迷惑阿爾伯特。如同每一個童話故事邪不勝正的美好結局，最終，薇麗身分的吉賽爾因不忍心，放過了阿爾伯特，讓阿爾伯特能撿回一條性命。吉賽爾的靈魂也在結局消失。

《吉賽爾》堪稱是最難駕馭的芭蕾舞劇，為了展現妖精輕盈飄忽的步伐，劇中大量的舞蹈動作以足尖舞呈現，此手法也成為了芭蕾舞史的先例。劇中的技巧還包括了腳尖上跳、圓圈單腿轉、平轉、向外旋轉、旁腿伸展、



圖六：晚間十點，散場的觀眾與街景。

俯身等高難度動作。除了舞技，女主角也需呈現不同情緒，從熱戀的雀躍到得知真相的驚嚇、從傷心欲絕的悲痛到漠然的哀怨，每首曲目都在考驗著女主角的肢體與表情語言。音樂的呈現上，《吉賽爾》也突破了以往的慣用公式。為了讓人物角色更加鮮明，作曲家阿道夫·亞當(Adolphe Charles Adam)設計了「主旋律」，讓此旋律在穿插在不同情境中，回扣故事的其他情節。

原本以為會因為舞蹈知識的淺薄，使讓我與這場演出有所隔閡，但整場演出因為舞者們精湛的舞技、細膩的舞台設計以及和諧的現場管弦樂伴奏，讓我能完全沈浸其中，今晚的《吉賽爾》芭蕾舞劇為我的維也納之旅添上一筆難忘又感動的回憶。晚間十點，總是歌劇院最熱鬧的時段。盛裝打扮的民眾帶著滿足的微笑從歌劇院走出，不論男女老少，都在這個夜晚與台上的演員們穿越至另一個迷人的戲劇世界(圖六)。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